

爱·充满着这颗心

贺晓彤



爱·充满着这颗心

贺晓彤

责任编辑：高彬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1985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234,000 印张：14.825 印数：1——7,200

统一书号：10456·5 定价：1.65元

新书目：85—9



目 录

笛笛	(1)
倍秀	(26)
哥哥，我错了！	(53)
采访之前	(77)
未泯灭的火焰	(101)
相逢在梅峰	(130)
我心中闪亮的“铜像”	(170)
妈妈，你听我说	(196)
爱，充满着这颗心	(226)
铭刻心底的回忆	(319)



笛 笛

哥嫂俩昨天从北京来这里旅行结婚，我们全家高兴极了。今天，我捧着一束鲜花来帮哥嫂布置新房。走进新房，我先把花插进花瓶里，而后就走过去看着嫂嫂往墙上挂新婚合影。噫？怎么在他俩合影的镜框里还嵌着一个姑娘的大照片呢？新婚合影中夹个第三者的照片，这简直是新鲜得有点出奇了。

“蹈姐，这是谁？”我费解地问她。

“邝笛笛！”嫂嫂头也没回地说。

“邝笛笛？！”我产生很大的兴趣：“你们结婚为什么要挂她的照片？”

嫂嫂挂好照片回过头来，在她眼中我看到了
一股深沉的光，她说：“笛笛比我小两岁，她的性格
就和她的名字一样，热情奔放，干脆利落。她还是
厂篮球队的主力。”

接着她滔滔不绝地向我说开了……



还在七六年的三月底，一个星期五的晚上，
笛笛她们钳工班加班赶制一件产品。我跑到车间
给她送衣服。回到宿舍，发现有一封从门外塞进
来的信，我捡起来拆开一看，只见称呼“蹈”。我
赶紧先看落名，才知又是姚书怀写的。他是我们
车间的新任团支书，电工。这个人平时老爱在我
面前走来走去，时不时向我借这个要那个，送还
东西还爱写个纸条什么的。开始我觉得这人真
怪，有嘴不能说还须动笔？转而一想也许这是人
家书生习惯吧，也就不在乎了。可是怎么突然称
呼起“蹈”来了呢？简直是莫名其妙。

我看完信，心“嘭嘭”地乱跳，好不容易
才平静下来想了想：“这人有一股让人说不出来的
味道，尤其是他那种摇头摆尾的神态……世界上
的事情就是这么矛盾，不爱的人缠上门，爱的人
又不……究竟如何处理？”我自然想到了笛笛，她

一定有办法！

我干脆睡下，可是躺下快一小时了，数都数了几千，反倒越数越清醒。我刚想爬起来看会书，老远传来了“东风吹，战鼓擂……”的歌声。一听就知道是笛笛唱着回来了。这个该死的丫头，夜深人静了还粗着个嗓门唱歌，就不怕别人说她！歌声在楼下停止了。尽管她放轻脚步，我也知道她已走到门口掏钥匙了。我赶紧闭上眼睛佯装熟睡。凭感觉，知道她进门后轻轻插上门，开了床头灯，蹑手蹑脚地走到我的床头边，俯下身子观察着我。

“好家伙，装得倒象，老实交待，这么晚了你的眼睫毛为啥还动？”笛笛“咯咯咯”地笑着，还用手在我的胳肢窝里搔痒痒。我忍不住笑了：

“甬闹，会吵醒邻居的！”她这才放开手，舌头一伸做了个怪相：“好蹈姐，告诉我，你为啥还没睡着？”她说着一屁股就坐在了我的身边。

“我早睡着了，被你的‘东风吹’吹醒了呗！”她又“咯咯咯”地乐了两大声，忙又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巴。真有意思。

我说：“笛笛，来，咱们今晚睡一床。”她满口答应，“登”地一下就上了床。这家伙真肥，一张单人床，她就占了一大半了。“给，你先看看这封信吧。”我伸手把姚书怀的信拿给了她。笛笛接过

信先看开头就说“真酸”，再看落名又说：“我猜就是他写的。”笛笛看完信问我：“你意如何？”

“你呢？”我反问她。

“我顶讨厌他，甭看他当了团支书，我感到他很虚伪。早几年他和我姐夫同学，红卫兵串连时，他开了张十二个人的假证明，一个人几乎逛遍了所有大城市。每到一個接待站都要借十二个人的钱粮，两袖清风而去，腰包塞满而归。他的进口手表还不是串连串来的。我看他当造反派就热衷于抄家这门路，乘机捞油水。”笛笛一古脑说了这么多。

“可是他现在倒跑红着呢？”我说。

“那不跑他的去，咱们不稀罕！”

“那我该怎么回答他？”我问。

“这还不好办，就说‘不干，我看不上你’！”她说得干脆脆，轻轻松松。

“天天要见面的，我没那胆量”。我畏缩地说。

“怕什么？有我呢！”笛笛说完还用肩撞撞我，象让我相信她有一身劲似的。

“我看不是那种关系也不要结仇为好。”

“得，瞧你这副心肠。”她停了停又说：“你打算咋办？”

“我等有机会告诉他，就说我已经……有

了。”我刚说完，她一把拉过我来，鬼头鬼脑地问：“你有什么了？有谁？”被她这么一问，我觉得浑身血液都往脸上冲：“我哪有，是骗他的。”“骗得了他，还能骗得过我？”笛笛又故作神态地盯着我说：“你不说，我也知道！”

“你知道？是谁？”我的声音有点慌乱。

“谁？你心里还不明白！反正我清楚，就看你对我真心不！”

我听笛笛这么说，心跳得可厉害啦。这鬼丫头是有名的机灵鬼，莫非她真的清楚我的心思？对他，我只在自己心里想过，还从未露过声色的。不过，告诉她也没啥，说不定她能帮我拿拿主意。

“还不坦白，等我说出来时，就与你没完啊。”她兴许看出了我的心情，一个劲地逼着我。我鼓足勇气，忙把灯拉熄了，附着她的耳朵说了三遍。

“唉呀，我急坏啦，究竟是张拐子还是王麻子？你干脆说大声点嘛，怕耗子旁听了去传话？”笛笛边说边使劲揉着她那被我吹痒了的耳朵，我忍不住乐啦。

当她一听我说“周箫”两个字，便恍然大悟地一声大叫：“他呀！”。“我的小祖宗，你轻点声不行！”我狠狠地捏了她一把。

她好象比我还激动，一把搂住我说：“蹈姐，你真有眼力，大周简直就是我理想的姐夫。”她摸摸又被我捏痛的下巴，接着说：“那小子，服饰上有他特殊的风度，平时衣着普普通通，但偶而也穿得象要出国上飞机时那么派头十足。那次去参观日本工艺展览就是的。工作上扎扎实实，肯学善钻；尤其是政治上，他有清醒的头脑，看了三月二十五日《文汇报》，他拳头往桌上一砸说：‘这是反总理的黑色信号弹，蚍蜉撼大树，谈何容易！’说完把报纸撕个粉碎扔进了废纸篓……”

笛笛对周箫赞不绝口，她和我的看法完全一样，我心里着实甜滋滋的。我故意试探地说：“他好象没把我放在眼里。”

笛笛推我一下说：“你咋知他没把你放在眼里？人家是有知识有涵养的人，哪象姚书怀那种角色，还不知对方愿意不，就左一个‘蹈’右一个‘亲爱的’呀！”我扑哧一声笑了。笛笛又接着说：“再说你这么个比鲜花还鲜花的姑娘，既能耐又诚实，他不喜欢？如果你乐意，就看我的！”她说到这里，把她那比我小腿还粗的胳膊掀出了被窝，在空中做了个架桥的有趣动作。我忙把它捉回被窝，并为掩饰我内心的慌乱，反守为攻：“笛笛，甬老说我，你说说自己要找个咋

样的……？”笛笛毫不犹豫，大咧咧地一气说了出来：“我？一不求地位，二不贪钱财，三不看外表，只要他人好，即使是个扫厕所的，我也乐意！”

笛笛象突然醒悟了什么，立即刹住了话闸，伸手捏住我的鼻子说：“你真坏！转移目标，快老实说，你真乐意他？我就采取行动！”

对于这个问题，我真难以启齿回答她。就害羞地将脸贴到她的肩膀上，她却恶作剧地推开我说：“呃，了不得！你发烧了，足有四十一度半啦，别烫着我！”

我跟着她“咯咯咯”地乐了。

二

说来也巧，第二天早上我去上班，一出了楼就看到了周箫，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工作服，裤膝盖处打着两个不对称也欠平展的补丁，可是我怎么看就怎么顺眼。他拿着两个馒头边走边吃着，走到我跟前：“柳滔，还没吃饭吧？给，吃一个。”他说完满不在乎地递给我一个馒头。我不知怎么才好？红着脸接过馒头，一返身就往宿舍跑，那知走到楼拐角时却与笛笛撞了个满怀。笛笛看着我，又看看周箫的背影，“咯咯咯”地笑着说：“我

这个‘月老’还没行动，馒头就送到你手里了……”

我生怕她再“咯咯咯”地没完，赶紧解释着：

“他是个大咧咧的人，馒头是无意给的……”

这天晚上，六道口剧场有中央歌舞团演出，团支部分得一些票。下午，姚书怀抓着一卷票来到描图室，盯着我问：“你昨晚去哪了？我的信……”他正说着，笛笛一头闯了进来，姚书怀忙改口问我：“今晚的演出你看不？”“我看！”笛笛抢着回答了。她一把抓过姚书怀手中的票。“可以，可以！你赶好的挑两张吧。”姚书怀用讨好的口气说。

“两张？少了！”笛笛说着撕下来三张票。

“你拿三张票可有我一张？”姚书怀笑嘻嘻地问。

“那就对不起大书记呐，我还顾不上打你的算盘呢。”

他自讨没趣，可是，他脸不红气不粗，装得若无其事地去瞧笛笛手中的票：“看看你拿的几排？”笛笛把票向他一扬就塞到了口袋里。

晚上，还差好几分钟开演，我和笛笛来到了剧场。走到七排边往中间一望，只见姚书怀头发抹得溜光的坐在那里，正在探头探脑地向入场口张望着。

我不解地看着笛笛，没往里走。机灵鬼明白

我的眼神，说：“没啥，咱们是5、7、9号，他是3号，你走我后面坐7号。走！进去。”

姚书怀一看挨他坐的是笛笛，显然有点扫兴，但还是强作笑脸和我们说话：“你俩从哪冒出来的？”“你脖子向后拧痛了还不知道？”笛笛的话回得真逗，我想忍笑也忍不住，只好弯下腰把皮鞋带解了又系，系上又解，躲着笑。

好在姚书怀这人善于让自己解脱窘境，忙掏出一包夹心糖块递了过来：“吃吧，9号座是谁的？还没来？”笛笛毫不客气地抓了一大把糖分给我一半，对姚书怀说：“今天‘瓷公鸡’也拔毛啦！买这么高级的糖请客？”姚书怀听她答非所问，正想再问9号座是谁时，一个人碰碰他的腿说：“小姚，对不起，让我过去。”

姚书怀抬头一看是周箫，有点傻眼了：“怎么？你也是这排的票？”他接过周箫的票一看正是7排9号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姚书怀“腾”地一下站起身，说：“大周，我前面这人真高，你个大，咱俩换个座吧。”不由分说，他挤过来一屁股坐到了我旁边的9号座上。

周箫倒象没感到什么似的，笑着和我俩打个招呼就坐下了；姚书怀这下快活了，摇头晃脑的；我呢？觉得真败兴；而笛笛大眸子一转，捅了捅我说：“走，咱们去买份节目单。”

我寻思她这是怎么了？进场时不是已买了吗？我刚要问，她一把拉起我就走。刚走到剧场内门外，她又不由分说地拉着我往回走，我简直是莫名其妙地跟着她瞎转。她看我茫然而又驯服的样子，“咯咯咯”地笑着骂我：“你真是个傻大姐！”我没吭气，仍然跟在她的后面走进了七排。走到中间，笛笛“啪”的一声坐到了7号座，一手把我推过去坐在周箫旁边的5号座上。啊，这下我明白啦，原来真是我傻呢。

姚书怀突然察觉了，只是一味苦笑。笛笛瞧瞧我又看看周箫，得意地笑着，象是在欣赏着自己的杰作。这个鬼丫头！

开演了，可我精力总集中不到舞台上。手里攥着几块夹心糖想塞给他，可又没这份勇气。只好用腿碰碰笛笛，示意要她转给他。谁知这鬼家伙转过身对着周箫就喊：“大周，她给你糖吃。”说完又转身去看节目了。

我着实没想到笛笛这一招。她这一喊，我可慌了神。而周箫已转过脸看着我了。我这才只好把手心里的糖放到他的手掌上。心却象打鼓一样蹦跳……

三

自从看演出后，我发现周箫每次见到我，有

了一种拘泥的表情。时不时也跑来描图室站一站，可就是没怎么与我多说话。

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我刚下班到宿舍，周箫拿着一卷离子氮化炉的图纸来了，“给你。”说完转身走了。

我奇怪：图纸不送描图室，放宿舍来干嘛？我忙打开图纸，果然，里面夹着一封信，我迫不及待地抓起来就看：“柳滔同志，你托笛笛给我的诗收到了…”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没让笛笛送给他诗呀！再看下面写着：“你还记得吗？一年前，我毕业分配到车间报到的那天，你在团小组会上说‘张铁生交白卷就是没本事，这种人我信不过他！’当时我惊奇地看着你，真没想到一个文静的姑娘，在那种潮流铺天盖地涌来的时候，竟如此有见识，如此大胆。也就是从那次起，我就特别注意着你……”我看着信激动得浑身直冒细汗。

这时，门“哐”一下开了，笛笛出现在我面前，我本能地把信一把塞进了兜里。她说：“你藏什么？是大周的信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她笑了：“当然知道呀，他收到你的诗，能不写回信？”

一句话提醒了我，我一把抓过她来问：“我的小祖宗，我啥时让你给他送诗来着？”笛笛拖长着

声音说：“我的傻大姐，这是我这个‘桥梁工程师’设计的第二张‘宏图’呀！”

我真是哭笑不得，问她：“哪有这样设计的，再说我也没给他写什么诗呀？”“前些天，不是你亲手从日记本里抄了首诗给我么？”她说着还这样装腔作势地朗读起来：“皎皎月儿圆，袅袅柳影孤。枝摇不为风，愿伴箫乐舞……”还把“柳”和“箫”字念得格外重。

唉呀，我的妈，原来又中了她的“圈套”。我一把抱住她在床上滚打着骂：“鬼丫头，你不是说诗写得好，要我抄给你那在诗社工作的姐夫看吗？你这个小骗子！”“我哪骗你了？这不是给姐夫看了，咯咯咯……”这家伙说完，就笑得在床上打滚。

说实在的，与其说我怪罪她，倒不如说我感激她。吃过晚饭，我换上了最好的衣服，本来光亮的皮鞋又擦了擦，我刚收拾完就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。“他来了。”笛笛说着在我脸上刮了一下跑去开门。周箫走了进来，她就嚷着：“好家伙，穿得这么笔挺笔挺的，这可不是参观日本工艺品啊！”她这张嘴真要命，又闹了周箫一个大红脸……

一会儿，笛笛说：“我师傅让我去一趟，大周，你坐吧。”说完悄悄地挤眉弄眼地看看我，出门

时还把个门关得严严实实……

四

在笛笛这个“桥梁工程师”的安排下，我和周箫开始了直接的接触。自从星期六晚上第一次单独相会后，我这颗陶醉在初恋的幸福、甜蜜中的心，便没个安静的时刻，总想单独和他在一起，但事实上又不可能。

时正七六年清明节前夕，北京市人民为了深切怀念周总理，连日来自发地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，举行多式多样的悼念活动。周箫为了组织车间青工参加这次悼念活动，更是忙上忙下，忙左忙右，没个空闲的时间。

四月五日这天下午，周箫下班吃过晚饭来到了我的宿舍，把一大束诗传单装到了大提袋里，准备去天安门广场散发。说心里话，我真想和他一起去，可又不好意思开口。心里希望他能邀我，谁知他只对我咧嘴笑了笑，什么也没说就走了。真叫我失望。

这天晚上十二点钟，笛笛下晚班回来了，可还不见周箫归来，我心里真是象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。笛笛可鬼啦，一眼就看出我的心

事：“不安了吧？大周上街还没回来向你报到么？”

“他六点钟走的，到现在还没回。”我想了想，又担忧着说，“笛笛，你陪我去他宿舍看看吧！”

“免了吧，那成何体统？明天就不天亮啦？”笛笛毫不在乎地开起玩笑了，她看看我的神态，又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：“唉，也难怪，恋爱嘛，就是这股劲儿。好蹈姐，你就安心睡吧。保证大周丢不了，兴许他回得晚，不便再来女宿舍了。”我一听笛笛说得有理，这才睡下了。

第二天上班了，还不见周箫，我再也按捺不住不安的心情，跑到热处理间找他，万万没想到，人没找到，竟听到了他昨晚在天安门广场被捕的消息！这真是晴天霹雳，把我的心给震碎了！

我头重脚轻地回到了宿舍，推门不见笛笛，只见桌上留了一张纸条：“天安门广场昨晚出事，我去看看，中午回。笛。”我在房里焦急不安地等着她。好不容易等到晚上八点多，笛笛终于回来了。见到她，我满腹的痛苦、忧伤一古脑涌上心来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跑过去扑在笛笛肩上就“哇哇”地哭了……。半天，她也不讲一句话，我只觉得她抚摸我肩的手在抖索，她上下齿间发出“格格”的磨擦声。她扶我到床边坐下，掏出手帕给我擦着泪，声音十分低沉地说：“哭，没用。